

愛个絲光

我十指。每
二十塊錢。
愛个絲

羅溪
張枕綠著
鈍根
題眉

丁巳

191

穀
个
絲
光

君博書眉

●自序

吾國之社會小說。長篇居多。殊不經濟。偶于書報中見一二短篇。類多以紀事體裁出之。雜亂無章。亦非正軌。豈短篇社會小說難於着筆邪。竊爲吾國小說界。羞近歲習作固覺匪易。而我豈畏難者。心有所得。筆之于書。乃猶僅成五六十篇。愜心者且少。因知人之鮮治之之緣也。姑選十餘篇而成斯集。無譯稿。無刪稿。簽之曰愛个絲光。則取X光之意。以譬吾作。蓋自誇也。旣付梓。聞李涵秋有長篇社會小說。愛克司光錄之作。命名若相同。而體格不相類。則仍吾舊。不敢避諱矣。己未九月書成甫序。枕綠。

●周序

枕緣近語予。謂將有愛个絲光之刊。溯自予友枕緣一載於茲。其所爲詩古文辭。類皆風流旖旎。卽其稗官野史之作。亦多美人香艸之思。是固予所素知。而心有所非者。今枕緣肆志於短篇社會小說。喜其所趨之異乎昔。蓋欲仗一枝筆。立萬世名也。爲贅數言於集之端。社會不良。邦國是敝。移風易俗之責。端在創說之流。有鑒於斯者。則競寫黑幕。摘奸發伏。靡所或遺。然投機家務構爲虛。以見其巧。變其本而加之厲。收效乃與立意相違。茲有人焉。入世未深。知世却透。能以小說之體裁。摹社會之現狀。莊言譎諷。述諸毫端。魑魅魍魎。收來腕底。則其天賦之厚。與用心之深信乎。非常絕世也。若枕緣者可無稱旃。已未後七夕吳門周瘦鵠序於紫羅蘭菴

臥薪誌恥
努力圖強

●陳序

老友張子枕綠之善小說也。匪自今日始。而近則益工。其所作之風流也。亦匪自今日始。而近乃愈麗。烏乎。張子之才之志。孰謂其止於斯。而予僅稱其小說。與其所作之風流。予豈得已也哉。張子者。非常人也。縱以其未經世變之身。投社會旋渦中。而其清光正氣。亦足使惡魔望而生畏。當而却步。然而張子不屑也。思所以自樂其樂者。則以濟世之才。孳孳說小生花之筆。宛宛言情。亦奇矣哉。雖然。是不足奇。其能自知其才。自勵其志。而又樂此不疲。爲足奇也。予深知其所表現於外者之別有用心。足引爲樂。又不欲強違其奇。則從而稱其微。予豈得已也哉。人而非予之言者。予得以愛个絲光一書質之曰。斯不足以見張子之眞志與。然是特爲庸人而作者。其微言微旨。惟賢者能得之者。固猶在凝香字裏。琢玉行間也。猶有疑者。請俟之他日。以覘其眞才。而證予言之虛實可也。

己未仲秋陳富華序

●莊序

劉歆輯略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穆傳山經。實爲宗始。文辭雅樸。足垂後世。宋人以平話名篇。體例大俱。輒近小說之弊。病在人心。以言世運。亦可知矣。夫紅窗翠幙。言者不檢。則導淫之媒。瑣事俳語。筆之無文。則掛盜之俑。一孔之十。乃羣焉集矢於小說。嗚呼。是猶儕人于禽獸也。果其害之若是烈哉。識者有以窺其微。則亟思反其道。微言微旨。主文詭譎。吾於是而知小說之功不可沒也。枕綠書來。謂將有愛个絲光之刊。乃雜書數語如是。以綴其書之端。倘亦枕綠所欲宣者乎。莊蔚心序。

●葉序

張子枕綠不尙俗好其所著述類皆未經人道者奇人奇語咄咄逼人予夙佩之茲知其有短篇社會小說集之作爲喜不勝作而言曰天喪斯文也久矣誨淫誨盜孰則匪然風氣所趨莫可挽救獨吾張子能廩其正氣發爲至文金錢不足以改其行時勢不足以易其操亟亟焉一以提倡社會小說爲扶導社會之急務有所思思所以革良社會也有所作作所以革良社會之微詞也言雖托乎碑小文實發乎至情故世之讀其文者當善體其心張子固不僅以文傳也葉侍紅。



枕綠
雜著

綠窗潑墨

▲已●經●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一千部

▲每●部●三●角●
▲函●購●三●角●三●分●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枕華出版部
新民圖書館

本外埠各書坊均有寄售

●趙序

張子枕綠旣梓行綠窗潑墨。又集其短篇社會小說。簽曰愛个絲光。而付剞劂。余將爲文以序之。張子曰。嘗見今世序文。非讚美其書內容之若何豐富。卽稱揚其人才識之若何淹博。幾於千篇一律。有序皆然。書之損益人。不問焉。至發揮已見。使作者可藉以攻錯。讀者可仗以導引。則絕無僅有。序旨旣悖。文雖喬麗。何足取哉。予（張子自稱）刊潑墨。作者二三十人。而能免夫斯弊者殊鮮。故寧開罪於大雅。不敢恃獎借爲光榮。子其別出新裁。幸毋與俗同流。而亦遭擯棄哉。余備聆其語。卽以序愛个絲光。并以告世之作序者。雖然是書內容之精湛。與張子才識之高廣。洵均足稱。則余亦不敢故標異格。而沒其所長也。清溪趙簫仙

●姜序

枕綠吾至友也。善治小說家言。年纔十八。而譽已蜚。瘦鵲師至。以其社會小說（孝子）篇。探入先施報（我之傑作）欄。而識之曰。張子枕綠。年少多才。著作絕富。又曰。善爲短篇社會小說。描寫特工之數語者。蓋非過譽也已。近成愛个絲光說部。而付剞劂。吾披覽原稿。覺其刻劃社會上形形色色。誠如愛个絲光線。能洞矚人隱。無微不至。而現身說法。想入非非。尤足見其用心之細。見地之明也。猶憶其曩時語曰。吾儕不幸而爲中國之文人。則常著書立說。喚醒羣蒙。既如是。尤當一鳴驚人。爲出版界放一異彩。吾聞之。未嘗不歎其立願之宏。爲吾所不逮。今觀此書。殊足符其前言。酬其素志也。枕綠亦可以無憾哉。吾當誦昔人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之句。預爲是書祝焉。

己未八月慈谿姜夢甦謹序

●題詞

●范冷芳女士集定盒句

名目何人餉史家。少年奇氣稱才華。可知銷盡勞生骨。作賦曾聞紙貴夸。

●顧幻晉女士急就草

天付生花筆一枝。奇才磊落綴雄詞。名山事業成須早。莫待年華似水逝。
一紙風傳萬里行。便教我讀也心傾。誅奸文是楊枝水。儘有婆心灑衆生。

君 博 書 約

雪个繪光 告 白

吳門范君博先生工詩善畫尤精八法其書於北碑浸潤極深曩在吳中尺幅寸縑人爭寶之茲游溫濱索書者戶限爲穿而范君來者不拒予取予求殊有應接不暇之勢同人爰爲代訂潤例稍示限制諒亦愛范君法書者之所贊成也潤例列后

匾額一尺見方每字一元 堂幅四尺兩元 對聯四尺兩元 屏條四尺四元 扇面每頁一元 名刺每張五角

以上大則照加其餘壽屏等件面議劣紙不書磨墨費加一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介 紹 人

丁福保 周拜花 張峯石 鳳昔醉
尤玄父 李定夷 戚飯牛 鄭正秋
尤半狂 金鶴望 黃警頑 鄭鶴鳴
王純根 姚鵷雛 馮小隱 蔣梅笙
朱天目 姚民哀 惲秋星 錢笙南
朱楓隱 范叔羣 舒問梅 錢一粟
宋癡萍 施濟羣 程習鵬 錢病鶴
宋綺焜 徐枕亞 程華魂 劉豁公
吳東園 唐散人 楊塵因 薛逸如
吳綸綠 張枕綠 葉小鳳 顧錫元
但杜雲 張丹斧 鄒酒巧 嚴獨鶴
周劍宇 張光宇 管義華 嚴謬聲

同啓

收 件 處

上海英租界 新重慶路慶餘里七七八號 滑稽畫報社
麥家圈 芝罘路 東興里 新民圖書社
蘇州 觀前街 克能海路存厚里中弄 振華出版部
蘇州 觀前街 蘇滬各大扇莊均可收件 文怡福記

●愛个絲光目錄

自序

周瘦鵑序

陳富華序

莊蔚心序

葉振公序

趙笛仙序

姜夢甦序

范冷芳女士題詞

顧幻音女士題詞

夥友之面

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

博愛

孝子

將來國民之母

輪迴

誨淫小說家

嗚呼評劇家

牌爺

電影

想發財

無錢之罪

夥友之面

今天晚上。悶沈沈的坐在書房裏。想要著稿。苦沒資料。老脾氣發作。把手支撐了頭。一雙眼睛。兀自對着墨水壺發怔。可是苦了腦袋。又裝滿了許多幻想。——爲甚。上帝造人。個個臉。且都不同呢？爲甚。上帝造性。感。又有喜怒哀樂的分別呢？——這般胡思亂想。簡直不成問題。但在這個當兒。覺得這個新思想。大有研究的價值。還惜腦力疲乏了。不夠。我用咧。

只聽的呀的一聲門響。外邊走進一人來。我向他望了一望。心裏想道。不信麼？他的臉。跟我的比較起來。便說一般帶些長形。也一般的皮色不黑不白。要是有人第一次碰見我們倆。問了尊姓大名。包管不多一會兒。要弄錯的了。但是他的眉毛。比我的濃些。嘴也闊些。在這一些兒異點上。已生出他我兩字來。這是什麼道理呢？

正在痴想時。那人大聲喚道。老友。你又發獃了麼？我經他這一嚇。才招呼他道。失禮了。請坐。他道。別客氣。這裏有個新鮮玩意兒。給你瞧了。休要嘖嘖稱怪。說時從懷裏掏出一隻小銀匣來。他這隻銀匣。是專備着安放照片的。因爲他出門時。總帶着快片照相具。攝

了幾個天然景緻。或是美人倩影。回去把定形顯形晒片等手續辦完全了。便將照片安放在這個銀匣裏。來時給我瞧瞧。供給我的詩料。我經歷慣了。所以知道的。便說道。你又來了。瞧照片是尋常事。也值得大驚小怪。他不回甚麼話。只把銀匣打開。取出兩張照片。授給我瞧。

這是半身正面男影。一副尊臉。長得很奇怪。而且有趣。頭髮稀疏。却梳得光光的。想是凡士林遭劫。兩道濃眉。蹙得很用力。瞧他那模樣。像恨不得把兩頭的眉峰。併在一起。一雙怪眼。大得利害。烏珠凸出。幾乎要跟眼眶。宣告脫干兩耳。却小得利害。獅子般的鼻子。向上聳起。鼻樑上隱隱有縱橫的皺紋。一張嘴又闊又大。可扁了把嘴。唇翻在外面。這副神氣。又像惱恨。又像不屑。煞是好看。

這也是半身正面男影。右眉向上斜飛。左眉向下直壓。弄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右眼珠儘送到眼角的皮裏去。只露出一半。左眼獨合。只剩一線。可算得把視察的能力。完全取消。左邊的鼻管。因跟左頰有連帶關係。也微微向上。嘻開了。嘴露出兩行蛀牙。要是那時。有個博物家。用了顯微鏡。細去考察。怕那裏邊幾千萬種微生蟲的名目。一時說不了。

要費二晝夜的工夫才够造成一本報告册哩！這人的頭髮梳得倒也很光，耳朵倒也生得很小，吓，奇怪！這人的臉形倒跟那人的一般模樣。

我嘆道：奇怪奇怪！這算什麼意思？分明是一個人的臉形，爲甚有了兩般截然不同的現狀呢？他靜悄悄地說道：別慌，告訴你，今晨我帶了快鏡，在街上閒逛，走過一家綢緞莊門首，忽然想起要買些綢料做夾衫，便跼定腳根，向沿階的玻璃窗裏瞧，那些陳列出的綢料，有的嫌式舊，有的嫌價貴，都不中意，無意中從陳列品的隙處向裏望，只見一個年約六七十的老頭兒，立在櫃檯外邊，像是主顧，一個立在櫃檯裏邊的，把一匹緞子放在櫃檯上，不用說是店夥了。那個老頭兒的臉色，很是和氣，店夥的臉上，却含無數陰陽怪氣，不知爲了甚麼，把臉一沉，拿了緞子，便進去從後走近櫃檯，兩臂一撐，把雙眼狠狠的向老頭兒疊連兩釘，後來越發不覺話了。我在隔窗觀得真切，便把他這副面目攝來。

我急問道：不知那個老頭兒也曾把話得罪他過沒有？

他回道：這却不知，因爲我在窗外聽不出他們說的是甚麼，但是老頭兒的臉色却始終

如。

我又問道。那另外一副面目的發生。又爲了甚事呢？

他便說道。說也可笑。那時外邊有個女郎。走進去買他東西。也不見得長得怎樣好。只裝飾新奇點罷了。那個店夥。却立刻換過。那不勝歡迎的神氣來。却又給我攝到。老友。我定把這兩張照片。同時披露在滑稽日報上。只是給原人瞧見了。不知又要換怎般面目呢。

停會兒。這位有趣味的朋友去了。我又痴想起來。

爲甚上帝造人。更有兩般面目呢。

爲甚上帝造性。感更『不必喜而喜』和『不必怒而怒』的分別呢？——這般胡思亂想。越發不成問題。但在這個當兒。覺得這個新思想。更有研究的價值。還惜腦力疲乏了。不夠我用咧。

這位朋友還沒有把兩張照片。在滑稽日報上披露出來。我的小說。却已脫稿了。多謝他的幫助。

●畢業文憑之代價

校長室裏一個洋裝少年。據案斜坐着。髮光可鑑。香氣襲人。旁立一人。只是低頭無語。少年輕輕價咳了一聲。隨掏出一條雪白的絲巾來。向鼻邊抹了一抹。操着華英合璧的流行話說道。陸斌。你是個中學四年級生了。論理該規步矩行。做個榜樣給小班裏看。怎的天天晚上。偷跑出去頑。有人還說你狎妓咧。不知果有其事麼。陸斌依舊垂首不答。少年又道。陸斌。你也該明白了。狎妓化錢。還是小事。傷身辱名。損失就大了。我當校長的。不能因你班次高些。便糊裏糊塗的算了。不去懲一。何以儆百。本該把你除名。姑念初犯。罰你面壁三小時。你可願意不願意。下次還去嘗試啊……哦！要對你不起。說時。攘臂望了望。手錶霍的從旋轉椅裏抽身起來。扣齊衣鈕。帶上草帽。提了行杖。吩咐陸斌道。明天再說。你且出去。隨手關上校長室的門。忽忽走出校門。門首早有包車侍候着。便一躍而登。司的克一指那輛包車飛也似的向北去了。路人有認識他的。指着夕陽裏的輪影說道。這是當今教育大家某某便是。某某中學校長方完公回去呀。

酒綠燈紅。珠光寶氣。觥籌交錯。釵黛從橫。煌煌教育大家。却一變爲墜鞭公子。座中濟濟。